



郑达著

如此爱情

(独幕喜剧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如此爱情

郑达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四三)

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版字第一号

新华书店广东分店发行

广州印刷厂印刷

*

书号：974·787×1092耗1/32·1 7/8印张·38,000字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20

统一书号：10111·161

定 价：(6)一角七分

F42)0

內 容 簡 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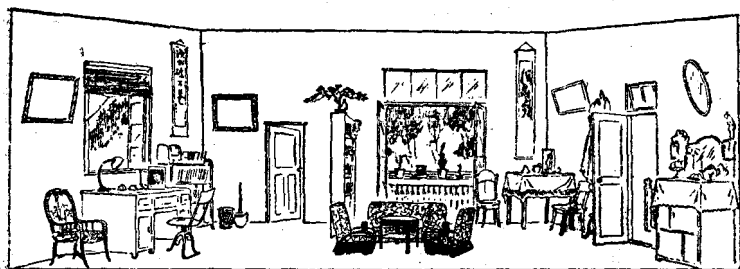
本書包括兩個獨幕喜劇：

“如此愛情”描寫一個道德敗壞的“作家”，如何憑借已有的一些成就，隨便玩弄女性的丑惡行為。

“開會迷”描寫一個官僚主義者的丑相，他是如何地醉心於開會，不去解決實際問題，造成了國家財產的損失。

目 錄

如此愛情	1
開會迷	34



舞台設計 岑毅鳴

如此愛情

登場人物：

- 蕭 地 一个寫了一本書因而具有相当名气的作家，三十五六歲。
- 蕭 母 蕭地的母親，六十余歲。
- 方素芬 一位女教師，廿四五歲，她是蕭地的未婚妻。
- 盧麗珍 一位女學生，才十八歲，她是一个崇拜蕭地的讀者，同时也是蕭地目前正在追求着的对象。
- 王礼謙 一位男教師，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蕭地的朋友，方素芬的同事，近四十歲。
- 刘 鳴 記者，廿七八歲。

時間： 1936年8月12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这一天恰巧是旧曆七月初七，正是天上牛郎織女相会的好日子。

地点： 作家蕭地的新居，一間布置得很好的書室兼会客室。

景： 这是一座剛修建过的粉刷一新的小楼房。作家蕭地的書室和会客室在二層楼上，明窗淨几，十分幽靜。房子正中一排落

地長窗面臨着一個小小的庭園，園內有一株大樹，枝葉遮住了半邊窗子。窗外平台上擺放着几盆夾竹桃、天竹葵、山茶花、海棠花之類的花草和一些小巧精緻的盆栽。室內共有兩門，一門通向外面的樓梯口，一門通向里面的臥室。一排長長的擺滿了書籍雜誌的書架把屋子隔成了兩半。靠外面門的那一半是會客和休息的地方。牆上挂着一些中國的和西洋的名畫，桌子上和櫃子上陳列着各式各樣的藝朮品。一套嶄新的皮沙發，几張新式的椅子，被藝朮地擺放在室內各處，雜而不覺得亂，多而不覺得繁，顯示出主人家在布局上的精巧的心思。靠里面門的那一半是寫作和讀書的地方。面對長窗是一張書桌和一張轉椅，靠近門旁是一張高背沙發和一張小圓几。書桌上除去書籍、文具、台燈、花瓶之類的東西外，引人注目的是一個漂亮的相片架，相片里的年輕姑娘不是別人，正是作家蕭地目前正在追求着的對象——青年學生盧麗珍。

幕啓： 夏日的早晨，陽光透過大樹的枝葉從窗子里射了進來，斑斑點點地在牆上和地下畫成了各種圖案。屋子里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庭園中的蟬鳴和鳥雀聲卻吱吱喳喳地吵鬧不休。一陣微風輕輕吹過，室內的空氣顯得清新而又明朗。

靜場片刻，蕭母從外邊門上，她是剛從市場買東西回來的，一手提着菜籃子，一手抱着許多大大小小的紙包。她踉踉蹌蹌氣喘吁吁地走進室內。

母：（放下手里的東西）唉！年紀大了，干不了活啦！看样子我服侍兒子的時間也不會長久羅！（叫）小順！小順啊！你醒了沒有？別又睡過了頭，不曉得起床！（走向

內室，更大声叫）小順！小順啊！你聽見我說話沒有？
不是說今天還有客人要來嗎？

〔蕭地快步由內室上。他已經梳洗和打扮好了，一身新衣服閃閃發光，手里正拿着一把梳子在梳頭。〕

蕭：叫叫叫，叫什麼？我早就起床了。（滿臉不高興）要你別叫我的小名，你偏要叫。這樣大聲大氣的，給人家聽見了成什麼樣子？

母：喲！這怕什麼？我叫我兒子的小名，難道也怕人家笑話？

蕭：老太太！這裡不比鄉下。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有名氣的作家了，來來往往的全都是些有學問的人！

母：作家又怎麼樣？總還不是自小在我懷裡吃奶長大的娃娃！

蕭：說這些廢話幹什麼？你既然跟我住在這兒，就得學習點新規矩才行，別叫人家看見了說你寒儉！

母：（生氣地）我是個鄉下人！我可學不會你這套新規矩！你就干脆讓我回鄉下去好了，免得在這兒給你丟人！

蕭：回鄉下去？在這兒難道還有誰虧待了你？

母：不，不！你還是讓我回鄉下去住吧！我回去跟你大哥住在一起，倒還自由自在一些。

蕭：老太太！我接你出來是為了讓你老人家享享福的！你說我這兒吃的和住的，那一項不比你鄉下強好幾百倍？

母：強是強，可就是你媽這輩子的福份淺，有福也享受不起這份福氣。在鄉下雖說是辛苦一些，合作社裡還能夠拿到工分，自己掙多少就吃多少，誰也管不了我。在這兒可是從早到晚，忙上忙下，走街過市的，閑也閑不住，

心里倒別別扭扭的。（伤心起來）唉！人老了，不中用啦！別的不說，光說上上下下爬这个楼梯呀！你媽这几根老骨头也快要撐不住的了，你还是讓我回鄉下去吧！免得到那一天兩眼一閉，兩腿一伸的时候，連尸骨都回不了鄉。

蕭：好了，好了，別扯这些了。等秋涼之后，我請到了工人，馬上就送你回去。

母：这就阿弥陀佛！（她走回到菜籃子跟前）請客的菜都買回來了，你要不要过下目？等会儿別又說我買的不合适。

蕭：（坐下梳头）不用看了！你老太太買的还会有差錯嗎？

母：（指着紙包）那还有这些水果跟洋点心呢？你吩咐要買的全都買齐了，該怎么办哪？

蕭：这还用問我？拿到厨房去用碟子裝好，等客人來了就端出來招待人家。

母：喲！今天究竟是什么貴客光臨，要化这么多錢來招待？这些錢呀！在我們鄉下可足够吃上一兩個月的了。

蕭：这算得什么？我只要再寫出一本書來，就够你吃一兩年的。

母：（不以为然）唉！俗話說：“儲糧防飢”，飽日子也还得想着飢日子的苦，一个人总不能忘記掉自己的根本。依我說呀！你过去在家里的媳妇儿可就是这一点儿强，人家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你倒說人家“封建”，偏要跟人家离婚。

蕭：（連忙）你这話匣子开了头，簡直就沒有个完，真是嘮

嘮叨叨的，越扯越不象話了。

母：別嫌我嘮叨，我嘮叨可是為了你好。打從你跟家裡的媳婦兒離婚之後，也有三四年了吧？一個人單身寡佬的住在外邊，可有什麼好處？也應該再娶一個媳婦兒，正正經經地過下日子才行。

蕭：（不耐煩）這就不用你管了，老太太！客人就要來啦，你还是趕快下樓去張羅張羅吧！

母：好！你不愛聽我的話，那我就不說。（她提起菜籃，抱起紙包，正準備走，突然又轉身）可到底是張羅誰呀？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也得跟我指點個明白呀！

蕭：這也要人指點？等會兒有一個女的來找我……

母：一個女的？（想起來）是不是你書桌子上相片里的那個姑娘？她跟你……

蕭：是——不是，你管它做什麼？

母：依我說，要娶媳婦兒就得娶一個會過日子的！別盡圖年輕漂亮……

蕭：（跺腳）你還要羅嗦！

母：（搖頭）反正你不愛聽我的話，說了也算是白說。（掉頭下）

蕭：記得等客人來了，就把點心給送上來！

母：（應聲）知道羅！（下樓而去）

蕭：哼，真是個老蒙懂！（他周圍四顧，洋洋自得）嗯，這才象是個作家住的房子哩！（坐下梳頭）麗珍今天是第一次來我這兒，可得給她一個特別良好的印象才行。（自我欣賞一番）啊！我的年輕美貌的姑娘！只要你看我一

眼，你就不可能不接受我的“爱”，你就不可能拒絕我的要求！（他嘴里吹着口哨，脚下踏着輕快的步伐，走到書桌面前，捧起丽珍的相片吻了一下）親爱的！今天咱們的约会，就象天上牛郎織女一样，將要成为咱們永远值得紀念的定情的日子……

〔蕭母帶刘鳴推門上。〕

母：小…蕭，蕭同志！客人來啦！

蕭：（連忙放下手里的相片）來了？怎么來得这样早？

母：不是女的，是一位男同志！（对刘）同志！你坐一坐！

刘：謝謝你了，老太太！你忙你的去吧，別跟我客气！

〔蕭母下。〕

蕭：（走过書架这边來）是誰？誰來了？

刘：（迎上前去）是我！蕭地同志！我叫刘鳴！

蕭：（打量着他）刘鳴？

刘：你不認識我了？上个月在作家协会开会的时候，我还曾向你約过稿，你难道忘了？

蕭：哦！那么……你是報館的記者！

刘：对了！咱們一回生，二回熟，以后你就不会不認識我了。（与蕭握手）蕭地同志很忙吧？你現在是不是另外还有约会？

蕭：嗯！你來得真不湊巧。

刘：哟，那真是太对不起了。可是我只要求你給我一点兒時間，一点兒時間就行，决不会耽誤你的正事。

蕭：（提醒他）同志！今天是星期天，我看还是等到……

刘：（急）对不起，对不起！平时找你不容易，我就是專揀

这个星期天的早上，算到你还没有出門，这才來登門拜候的。請你給我一点儿時間吧！只要化費你一点儿時間。

蕭：（不得已）好吧！那就請坐下來談吧！（看表）可是最多只能有五分鐘的時間。

刘：行！五分鐘也行！（坐下，掏出鉛筆和小本子）蕭地同志是什么时候搬到这儿來住的？

蕭：沒多久，是最近才搬家的。

刘：这地方真不錯呀！环境好，布置得也很好。

蕭：唔，总算还过得去。

刘：可就是地方偏僻点，叫人不大好找。剛才我繞了几条街，好不容易才摸到这里。一打門，問蕭同志在不在，楼下的人都回答我說：“沒有”！我說是新搬來的，他們說新搬來只有一家姓邵的。偏偏那个人又是广东人，說話口音可真不好懂，姓邵姓蕭，說了半天也說不清楚。多虧是你們那位老太太下樓來了，这才把我給帶上來的。

蕭：（笑）我本來就姓邵嘛！蕭地是我的筆名。

刘：哦，原來如此。那位老太太可是帮你很久了吧？她为人倒是挺熱心的。

蕭：嗯！是很久了，差不多就跟自己家里人一样。

刘：請問蕭地同志是否已經結了婚？你的愛人是……

蕭：你問这些干什么？这难道也是你要採訪的新聞？

刘：哦，对不起！蕭地同志是名作家，一个名作家的家庭生活也是为讀者所关心的。譬如說家庭生活与寫作之間会不会相互有点影响？

蕭：已經過了兩分鐘了。劉同志！你今天來的目的是……

劉：目的？（笑）目的很簡單，想寫一篇訪問記。

蕭：訪問記？（想了一下）好！我告訴你。我從來沒有結過婚，總是一個人東飄西蕩的。這是因為一個作家的生活，需要有極其豐富的內容，只有在經常的動蕩和變化中，才能吸取多種多樣的生計養料。當然，在坐下來寫作的時候，也需要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所以我是一個人住在這兒。（看表）三分鐘！請問你還想了解些什麼問題？

劉：（捧場）唔，這真是太好了，你的經驗很值得人們參考。我想蕭地同志過去一定是長期生活在農村里的吧？

蕭：這你怎么知道？

劉：你寫的那本“翻身兒女”，不就是描寫農村生活鬥爭的嗎？那本書真是寫得太好了。說老實話，我就是那本書的最忠實的讀者，我已經把它讀過無數遍了。

蕭：（高興起來）你猜得不錯，我是在農村里長大起來的。我本來是一個鄉下放牛的孩子，我還在鄉下打過游擊。

劉：我說嘛，要不人物情景哪能寫得那樣真實和生動？蕭地同志！最近你還打算不打算到農村去體驗生活？關於目前農村里的合作化高潮，你是不是打算另外再寫一本書？

蕭：這個……農村我是太熟悉了，我現在不想再去……

劉：那麼，是不是打算去工廠？

蕭：為什麼不是農村就一定工廠呢？生活是多種多樣的，我想寫一些旁的東西。

刘：对，对！关于你最近的生活计划和创作计划，是否能够先告诉我一下？

蕭：计划是有一个，可还不大成熟。（沉吟）我想写一本关于爱情问题的书。

刘：关于爱情问题的书？啊！这题材真是太好了！（连忙记在小本子上）请问内容说的是……

蕭：有两个朋友，在一块儿长大，又一块儿参加了革命，后来大家都结了婚，可是两个人却在爱情问题上走着不同的道路……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把详细内容告诉你。

刘：（急）蕭地同志！请再多讲一些吧，要不我怎样向读者报道这本书呢？我相信广大的读者一定都是以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你这第二本书的出版的！

蕭：（笑）你这个人很会说话。好吧！我只能再告诉你这么一点：爱情是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不可缺少的东西，可是有的人从中得到幸福，有的人却从中得到痛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对于爱情的态度有所不同，有的忠实于它，有的却不是这样。这就是我这本书的基本思想。

刘：哎呀！这真是太了不起，你这本书对于青年人的帮助一定是很大很大的。忠实的爱情和不忠实的爱情，这其中的矛盾冲突一定是很尖锐的，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在小本子上写字）对不起，请等一等，我要把你刚才说的话，全都记录下来。

蕭：（看表）啊！早就过了五分钟啦！刘同志！你的访问记回去该可以写了把？

刘：谢谢！可是还有，上个月在作家协会，你答应过给我们

寫一篇介紹培養青年業余寫作者經驗的文章，這大概什麼時候可以交稿？

蕭：文章？我不打算寫了，最近我實在是沒有時間。

劉：那，那就口頭上談一談吧！我把它也寫進訪問記里去。

蕭：不，時候真不早了！（下逐客令）請！咱們以后再談！

劉：不成呀！蕭地同志！一個名作家的訪問記里面，怎能沒有培養青年業余寫作者的經驗呢？請你談一談吧！只要一點兒時間。

蕭：談什麼呢？有許多讀者寫信給我，有許多人來訪問我，向我請教。完了！就這麼一些。

劉：好極了！那你对他們的幫助怎樣？你的經驗是……

蕭：（不勝其煩）經驗？我現在沒有經驗，你讓我總結好了再說。

劉：不，不！這是不須要總結的，我要的只是原始材料……
〔正在糾纏不清，蕭母急匆匆推門上。〕

母：來了，來了，這下子真的來了。（對蕭）她……她……
那個女的，現在正在樓下……

蕭：（急）瞧！我的客人已經來了。對不起，請走吧！

劉：哦哦！（欲行又止）可是還有哩！你的那本關於愛情問題的書，究竟什麼時候動手寫？預計在什麼時候脫稿呀？

蕭：（更急，推他出門）請走吧！走吧！

劉：唉！對不起！那我只好等會兒再來找你了。等會兒請你一定要告訴我……

蕭：好，好，往後咱們再找機會。

刘：不，不！机会难得呀！等会儿我一定再来找你。

萧：（急于擺脫）好吧！好吧！咱们等会儿再说。

〔萧半推半讓地把刘送出門口。

刘：（在門外）再見啦！蕭地同志！

萧：哼！这家伙也真討人厭！（对母）等会儿他再来，你就說我不在家里。

母：是罗！

萧：來的人呢？还在楼下干什么？

母：在楼下跟人說話哩！（突然想起）哎呀！瞧我乱的这个样子，点心水果什么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准备好。

〔蕭母正要出去，迎面却進來了王礼謙。

王：喂！老蕭！怎么搬家也不通知老朋友們一声呀？

萧：啊！老王！原來是你……（他忍不住責怪的回头瞪母一眼）

母：（分辯）是有一位女同志嘛！是和这位王同志一道來的。

王：沒錯！是有一位女同志！（笑）老蕭！你猜猜看她是誰？

母：（嘴里嘟囔着走了出去）我說么，沒錯就是沒錯，是那个女的就是那个女的。（下）

萧：（心神不定）究竟是誰呀？

王：你猜一猜，猜一猜！猜到了要你請客，猜不到就更耍罰你！总之，今天我这个竹杠是敲定了的。

萧：唉！老王！別开我的玩笑了！我猜不着，你就痛痛快快地說出來吧！

王：那么，講定了今天是你請客！

蕭：請客就請客，你快說出來，別耽擱時間了。

王：不用我說，讓她自己來見你吧！（他走出門叫）上來吧！上來吧！他已經答應請客啦！

〔蕭緊張地注視着房門口，進來的原來却是方素芬。〕

方：蕭！你沒想到是我吧？

蕭：（掩飾着自己的慌亂）啊！真是沒有想到……

方：（走上兩步）蕭！好久不見了，你生活得好嗎？

蕭：好，很好！（與方握手）素芬！你也好？

王：（開玩笑地）喂，你們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蕭：（摸不着頭腦）什麼日子？

王：七月初七鵲橋會，天上牛郎織女見面的好日子！

蕭：別開玩笑了！（指沙發）坐吧！大家坐下來談吧！

〔眾就坐，蕭給他們各人斟了一杯茶。〕

王：說真的，老蕭！我可不開玩笑，要不我才不會要你請客哩！（對方）素芬！剛才你是怎麼對我說的？你們倆是不是打算在最近就要……

方：（急忙）呸！誰跟你說過什麼啦！你這個人真是的，身為老大哥，說話總還是這樣沒正經。

王：隋！又不承認了？好吧，好吧！等你們協商好了再請客，反正吃喜酒總少不了我這個媒人。

〔蕭母送點心水果上。〕

〔蕭急忙做手勢阻止，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王：啊哈！果然預備好了，老蕭！你今天是早就有心請客還是怎麼的？

〔蕭母進退兩難地站在屋子中間，不曉得該把手里的東

西擺在哪里好。

王：（走去接过东西）老太太！謝謝你啦！（对蕭）喂！老蕭！話可說在前头，这些东西可不能算数，只能算是我今天給素芬帶路的酬勞。

蕭：（无可奈何）吃吧！大家隨便吃吧！（看到蕭母还站在那里）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蕭母下。

方：（怀疑）蕭！你今天預备下这些东西做什么？有客人來嗎？

蕭：沒，沒什麼，今天是我的生日。

方：生日？你的生日是在大后天。

蕭：我，我提前了，赶着今天星期天……

王：哦，那么你是算定今天有人要來賀寿的了？怎么样？准备下什么酒菜沒有？

蕭：（不知怎么办好）唔！可是……

王：可是什么？留給你們兩口子家宴，不欢迎我这个外人是不是？（縱声大笑）好了，好了，我參觀下你的新居就走，决不会打擾你們。

蕭：没什么好參觀的，就這兩間破房子。

王：（四周打量）嘿！房間可布置得真不錯呀！老蕭！你这个作家可是提前進入社会主义社会啦！

蕭：也没什么，搬到这儿來只不过是圖个清靜。

王：清靜倒是清靜，可就是隔离人世間太远了，叫老朋友們不大容易找。再說連搬家也偷偷摸摸的，真叫人以为你是拋却紅塵，躲到这儿來出家修道哩！（对方）素芬！

你說是嗎？

方：我……（看了蕭一眼，低头不語）

王：（站起身來）請吧！作家先生！請帶路吧！

〔蕭帶領他們走過書架這邊來，忽然發現書桌上蘆雨珍的相片，連忙走過去用身體擋住它。〕

王：好地方，好地方！老蕭！住在這樣的環境里，可真應該寫出好作品來才对呀！

蕭：（指內室）這就是我的臥室，你們要不要進去看一看？

〔王和方打開內室門張望。〕

〔蕭乘機把相片翻倒在桌子上。〕

王：哎呀，好大一股味儿。老蕭！你是剛起床還是怎的？連里面的窗戶也不打開透透氣？

蕭：里面髒得很，這兒又沒得坐的，還是到那邊去坐吧！

方：蕭！讓我來幫你整理下房間吧！

王：对了！應該趁早練習練習。（他一把把方推進了臥室）

蕭：（埋怨地）老王！今天你是怎麼搞的，盡拿我尋開心？

王：不，不是尋開心。為了你們兩個人的事，我這叫做是“一片好心”。（拉蕭）來，你過來，讓我來問你一件事。

〔兩個人又走過書架這邊椅子上坐下。〕

王：聽說最近你跟素芬吵過一次架，吵得很凶是不是？

蕭：沒，沒有呀！只不過頂了兩句嘴，早就沒什麼事了。

王：最近你們兩人之間不是很少來往嗎？她找你，你却有意回避她？